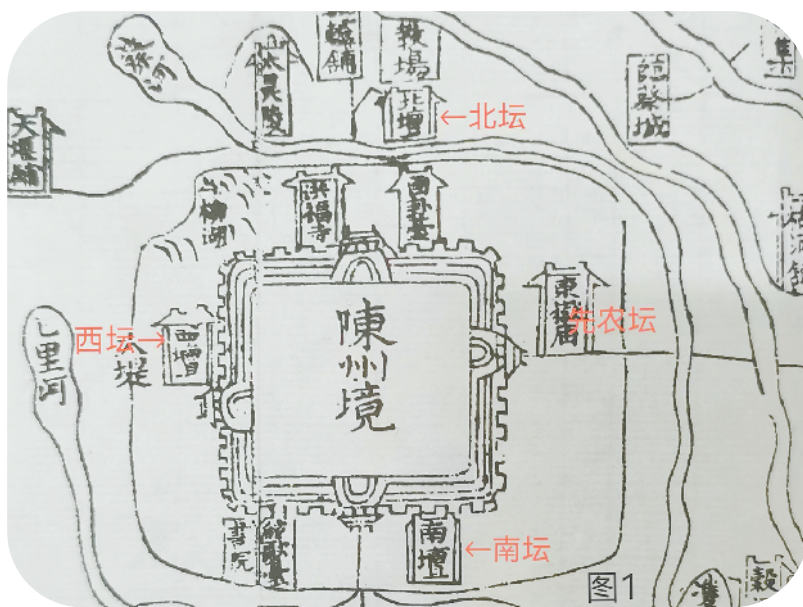


## 地名溯源

## 陈州城外的四坛

雷铁梁



明清时期的陈州城，城外东南西北曾分布着四个神坛，现在只保留下一个南坛的地名。康熙版《续修陈州志·陈州境图》里，在南城外偏东位置标注有“南坛”字样，北城外偏东蔡河北岸位置标有“北坛”字样，西城外路北标有“西坛”字样，而东门外道北标注的是“东岳庙”，倒没见“东坛”两字，但在乾隆版《陈州府志·卷九·祀典》里倒是记载了先农坛在东关外。

所谓坛，是古代举行祭祀大典的高台，以土和砖石筑就，也指佛教、道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古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礼重在祭。祭坛非常重视四极与朝向。

我们先来看看社稷坛，也是俗称的西坛。“社稷”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代称和象征。“社”指的是社神，而“稷”往往代称所有的粮食作物。祭祀这些神明，主要是祈求天平地安，保证农业丰收。据《陈州府志》记载，位于城西门外一百多米远路北的西坛为正方形，长宽各二丈五尺，高三尺；周围城垣东西宽四丈六尺，南北长六丈二尺。西坛的位置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存在的“大王庙”处。在农历春秋季每月上旬的戊日这一天，在坛上北向设置左“社神”、右“稷神”两个木制牌位，知府穿着朝服行礼祭祀。社稷坛的官方统一祭文为：“维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社稷之神，曰：惟神奠安九土，粒食万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农而蕃稼穡。恭承守土，肃展明禋，时届仲春（秋），敬修祀典，丸丸松柏，圜馨石于无疆，翼翼黍苗，佐神仓于不罄。尚飨。”祭仪用制一祭为少牢：帛二（色黑）、羊一、豕一、牛一、笾四、簋簠各二。

在城南外两里多路东的南坛，也称风云雷雨山川坛，遗址就在现在的陈胡公陵园附近。据张进贤老师回忆：“以前有人说那里有一老坟，发现有古瓦片。由于建陵园使地貌遭到破坏，现已难准确指明。”南坛的规制及祭祀时间、规格与西坛相同。官员在西坛祭社稷之后，还要赶到南坛祭祀风云、雷雨、山川诸神祇。南向设置三个木制牌位，中间为风云雷雨，代表天象，祈风调雨顺；左边山川，代表地象，祈五谷丰登；右边城隍，代表当地主事之神。由当地主政官员代表朝廷进行祭祀，以求神灵护佑，国泰民安。

明朝初年行祭祀礼时，守城的武官先进行初献，文官亚献和终献。到了洪武十四年，朱元璋钦定武官不再参加，由文官身着朝服行礼祭祀。南坛的祭文为：“维年、月、日，某官某致祭于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曰：惟神赞襄天泽，福佑苍黎，佐灵化以流形，生成永赖，乘气机而鼓荡，温肃依

文化为基调。当时的先农坛有正殿三间，东、西配房各一间，门楼一间，方形坛基一座，长宽也是二丈五尺，周围墙垣东西宽五丈，南北长十二丈，另有石碑一座。淮阳东关的先农坛是雍正六年（1728年）所重建，所以在顺治版的《陈州志》和康熙版的《续修陈州志》里的地图上还没有显示。乾隆十年（1745年），知县冯奕宿捐俸又重新进行了修整。

北坛又称厉坛，在城北二里许路东的蔡河北岸，大致应该在今天的连心路西段路南。所谓厉坛，是用来祭祀无祀鬼神的。“厉”，恶鬼之意，之所以设在城北，和中国的五行风水有关。北方为水，属阴，所以在这里祭祀阴间的鬼神。《陈州府志·卷九·祀典》中记载：每年的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提前三天由知州（知府）率下属城隍庙发布牒文。到了正事那一天，先迎城隍神位居坛中，列无祀鬼神的文书于坛下，羊、猪各一头，饭米若干，左右官员着常服告祭。使这些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也能得到祭品和血食。这种对生命朴素而真切的内观精神和虔诚而



## 诗词周口

## 《伏羲赞》：最早歌颂伏羲的诗

常全欣

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  
庖厨祭祀，罔网渔畋。慈以象时，神德通玄。

——曹植《伏羲赞》

《伏羲赞》是我们见到的最早歌颂伏羲的诗。诗以凝练的语言涵盖了伏羲的不朽功绩。

伏羲是我们周口的骄傲。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相传，伏羲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带领部落沿黄河东下，来到黄淮大平原，与东方太昊部落融合，形成太昊伏羲部落，建都宛丘。他结网罟、兴渔猎，养牲畜、充庖厨，画八卦、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歌扶律，正姓氏、制嫁娶，建屋庐、始定居，尝百药、制九针，造于戈、饰武功，以龙纪官、分理海内，被尊称“人

文始祖”，民间称之为“人祖爷”。为纪念伏羲的功德，很早以前，人们就在宛丘筑陵、建庙。据记载，伏羲陵墓始建于春秋，汉代在陵前建祠。

这首诗的作者曹植，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他是曹丕的同母弟，早年深受曹操的宠爱，富有才华和抱负。后受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猜忌和迫害，郁郁而死。现存诗歌、辞赋、散文约130篇，以诗歌成就最高，对后世文学特别是五言诗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代表作有《七步诗》《洛神赋》。曹植在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2月被封为陈王，“邑3500户”，在陈的时间不长，于当年11月病逝，葬于陈，谥思王（今淮阳城南有思陵墓）。在陈期间，曹植探寻伏羲、神农的宛丘古

都，泛舟龙湖，先后写下了《神农赞》《伏羲赞》《芙蓉赋》等作品。

以淮阳为中心的陈地一带，在汉朝和三国时期，一直在“国”和“郡”之间转换。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立子刘友为淮阳王，置淮阳国，为同姓九国之一。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淮阳、太康、西华、鹿邑、柘城、周口等市县及商水、项城、沈丘等部分地区。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陈王刘宠为袁绍所杀，陈国为陈郡。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2月，复为陈国，但是随着陈王曹植的去世，其子曹志继位不久又被封为济北王，陈在这一年11月复为陈郡。

东汉末年，周口一带成为军阀逐鹿的战场。中原地区豪强兼

敬的鬼神祭祀仪式，正是从当时社会的生存形态、生活形态、生命形态的内质之中升华而出的。

不同于其他三坛的是，在这里开展活动要提前三天向城隍爷报备，并且当日请来城隍神来主持工作，请阴间的首长过来，其意图在于对前来接受供奉的无祀鬼神进行监督，也是便于解决直接管辖的问题，防止不可控事件的发生。而厉坛的祭文也相当有意思，祭文要求受供奉的鬼神要肩负起监督民众、官吏的责任：“维年、月、日，某官某为祭祀本府阖境无祀鬼神等众灵，曰：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府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监察之明，官府无谄谀之祭。尚飨。”也就是说，如果一府之内谁干了坏事，无论官民，厉鬼要向城隍汇报，揭发其恶行，使其遭受“阴谴”；如有良善之人，则应加以护佑。

今天的淮阳，城市面貌远比历史上更加繁荣、人口更多，然而这种祭祀文化和农耕文化共为一体的历史遗址，却在仅存的史料中追觅。这些古代志书里面的珍贵记载向我们全方位诠释了当年淮阳城外四坛的风貌。在历史长河中，这种祭祀文化一直在延续，甚至沉淀为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寄托，演变成如今淮阳伏羲文化乃至农耕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化现象赋予了这片土地一种既古朴又传统的韵味。②8

延陵季子又称季札，是吴王寿梦最小的儿子，因封邑在延陵，世称延陵季子。他可谓春秋时期第一高洁之人，有三让其国的美名，最有名的是他对音乐的高深造诣。公元前544年，他以观礼为名，出使中原诸国。首先到了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是周礼的创始人，故有“周礼尽出于鲁”之说。鲁国接待季札，演奏各国音乐，意欲让来自荒蛮之吴国的使者开阔眼界。之前吴王寿梦曾向鲁成公请教过关于礼制的一些问题，荒蛮之吴伯是不懂礼乐。不想，季札听了《周南》《召南》《邶风》《卫风》《郑风》《齐风》《豳风》等一一点评，非常到位。然而，听了《陈风》，他却说：“国家没有贤明的君主，还能长久吗！”《左传》对这件事儿描述得非常详细。果然，11年后，陈国第二次灭国，55年后陈国第三次灭国，再无复封。

我看完这段故事，非常敬仰季札。之后，不禁长叹，延陵季子的祖先，虽然是古公亶父的儿子，但也确实偏居东南一隅久矣，到了他的父亲吴王寿梦，才与中原相通，岂知中原陈国也有辉煌。

且不说三皇五帝与陈地渊源，只从周朝封国说起，陈国的始封君是周陶正虞阼父之子虞满。当然与吴国始祖泰伯相比，没有更纯粹的血统，然而，另一种关系却是吴国所不能比拟的，那就是虞满是周武王的女婿。陈国是周武王牧野之战下车伊始，封就的“三恪”之一，是周王朝最早封的十二大诸侯国之一。这还不是陈国最辉煌的历史，或者最鼎盛的时期。

西周时期，各诸侯国都安分守己，基本没有太多的故事，周朝真正的故事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平王东迁之后，陈国一直都是中原的大国。当时郑国当国的是庄公，郑庄公因为担心内乱，不去朝王，结果和周王闹翻。郑国和周王室闹翻，心中也是不安，就想拉拢陈国，因为陈国和周王室的关系甚好。“齐大非偶”说的是郑太子忽拒婚齐国女公子文姜。在当时，郑庄公的太子忽，拒婚齐国女公子，也是诸侯各国沸沸扬扬的“八卦”。那么郑太子忽拒婚文姜，娶了谁呢？娶的正是陈国的女公子。这是陈国的桓公时期。那时候陈国并不把郑国当作一回事儿，拒绝与郑国结盟。郑国有一个大夫祭足，想了一个馊点子，偷袭了陈国的边邑，掠夺了庄稼和人口，而后又带着这些东西奉还给了陈国，以示和陈国结好。陈国无奈之下与郑国结盟。春秋三小霸主谢幕之后，陈国红火了一阵子，那是陈宣公在位时期，陈国内乱，齐国内乱，楚国文王之后，也是风雨飘摇。陈宣公在当时中原诸国的位置，可谓一帜独尊，然而陈国不具备称霸的条件，陈宣公也没有称霸的野心。但是，宣公的地位极其尊崇，看看他的社会关系便知，大女儿嫁给了蔡侯为君夫人，二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君夫人，后嫁了楚文王为夫人，小女儿嫁给了周惠王为王后。他可谓历史上最牛的岳父了。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刚出道时，是陈宣公加持了他，桓公小白北杏会盟，是他首次亮相于诸侯，其实他也很心虚，推荐陈宣公当盟主。睿智的陈宣公知道小白的野心，遂把盟主之位让给小白，陈宣公不是霸主，但却扶持了霸主。而后的陈共公，也就是陈宣公的孙子，成就了陈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当时的陈国第一次打败了楚国，不过随后便把俘虏又送还给了楚国，因为陈共公知道陈国不是楚国的对手，这叫知己知彼。还有，当时卫国被晋国讨伐，向陈国求援，陈共公对卫国说，你们只管和他打，我来调停。卫国因此与陈国盟誓，两国互相支持。要知道，晋、楚一直都是春秋时期争霸的主角。陈共公的儿子陈灵公当国时，晋国联合卫国讨伐陈国，陈国遣使卫国，言明先前的两国之盟，卫国立马倒戈，晋国也只得撤军而回，说明陈共公的威名还在。

是的，陈灵公荒淫无度，不理国政，私通夏姬，并因之丧命。《陈风·株林》的吟唱，他被钉在永远的耻辱架上。《单子论陈必亡》让陈国臭名昭著，还有《列女传·孽嬖传·陈女夏姬》的传播，让夏姬和陈灵公遗臭千年。大自然有轮回消长，历史有兴衰更迭，再正常不过，况一地一国乎？郑国的庄公是春秋三小霸主，也不过是一时兴盛而已，如昙花一现，之后便是绵绵不尽的衰败。历史岂能以一时之荣辱而论？延陵季子虽然有此言论，也是他眼光高远，而言陈国那段历史不光彩的陈地人，不免就落入浅薄的窠臼。

不过，延陵季子对陈国还有恩。公元前485年，楚国伐陈，陈国遣使往吴国求救，当时吴王夫差率大兵北上中原，国内空虚，吴国太子友向年老的季札请教，季札大义凛然，亲率吴军援助陈国。

吴军驻扎之后，季札亲往楚国军营，拜见楚军元帅子期，成功说服子期撤军。他说：“我们两国之君若不致力于德行，用武力争夺，只会让百姓受苦，我请求将军撤军，以此得到好名声。”子期本来就是楚国贤明的大夫，对季札很是敬仰，同时也很受感动，就冒着违抗命令的危险，撤兵而去，使陈国免遭战争之苦。但是，季札最终也没能阻止楚国灭掉陈国。公元前478年，楚国还是一举灭掉了陈国，就是因为陈国发生了白公之乱，而陈国却趁乱出兵楚国。实在是自不量力啊，不知道陈潜公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当时陈国有几年的积蓄，自恃国力甚厚，想出一口恶气。我在《西施传》中安断是受吴国的胁迫。不管当时情况如何，陈国都属于落井下石，趁白公之乱偷袭了楚国。楚国平定了白公之乱后，回头就收拾陈国。楚国人说，陈国不过是仗着有几年的积蓄而已，好吧，就先抢陈国的麦子，而后出兵，灭掉了陈国。陈国存国568年，有盛有衰，皆大道使然，岂是光彩与否一言蔽之。②8



杨文静摄

## 延陵季子与陈国

柳岸